

集部

儼山集卷八十四

明 陸深 撰

雜文

浦喻

陸子生於海瀕而家于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別流江堙而浦代志曰楚時春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遊四方適吳覲五湖具區北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梁然後

知水之為理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夕汐盈縮吞吐匯為汀洲帶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色漫流四溢而不見其涘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盛蛟龍黿鼉變怪百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益遠流益盛濁悍若怒呂梁水摶山而行崖石鎖嚙濺沫崩澌鍧蕩出聲是故海至大也湖至澄也江至深也河至長也呂梁至奇也彼曰浦者大不能海澄不能湖深不能江長不能河奇不能呂梁奚取焉雖然被之以長風則驚濤雲奔亦

似海天開浪恬其出無窮又似湖獨流勇赴似江與河至於潮頭秋壯排空倒嶽雖呂梁或不能及嗚呼水之觀盡於是矣余性好水常慕遠者大者奇者深且長者及東出海自北而歸復返浦上之舊廬歎曰天下有本同而末異者玆物是也又聞龍門砥柱瞿塘灧澦洞庭皆極天下之偉觀皆未及到今而後知到焉亦一覽而已也是故忽於近者非知遠者也易於小者非圖大者也作浦喻

序交贈劉子

大江之西有士曰劉子某與江東陸深友數歲矣而未有合於時也往時劉子遊南雍深闈其人而願交焉辛酉之秋走金陵與劉子講相見之禮是歲深領薦北上取道江淮會劉子於齊魯之間居京師與劉子隣寓間日輒會已而深南歸與劉子别劉子避暑燕臺乘秋而還觀鄒嶧望尼泗沂呂梁之波絶江南渡登黄茅諸峯經吳越而西再會於金陵歲暮歸省太夫人於廬陵再

別矣歲戊辰復會於京師然遂別別而又會是未可知也大抵每與劉子會必有言言必有合也每別劉子必有所得有所得必以告也故嘗樂與劉子會而悲其別雖然竟不能使劉子一日留何也始深之聞劉子也以瓌翰麗藻既見得其人焉方行古貌既交得其學焉弘放浩博及是京師再會為別最久而劉子所得深矣行益慎貌益充博者益以約而文章益工比聞劉子涉歷之餘剝落華飾獨趨本原浩然有求道之志夫學之於

道若飲食然珍錯之雋不若穀粟之為用也適口之奇不若充腹之為味也深方倀焉未有所適將於劉子是賴而劉子去矣故敘以為別使有考焉

讀春秋正傳雜記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康節雖有此言蓋指齊桓晉文之功罪重言之春秋豈止為刑書哉謂聖人專為刑書尤不可禮一出則入刑此言猶可謂犯禮則得罪出刑則入禮此言不可世豈有才脫罪便能合禮之人乎今法

家除議輕重罪外有一等供明人是出刑矣謂皆合禮得乎其本意謂刑禮相反而語則滯矣禮也者屬人事止可謂天理之節文若謂禮即天理又謂天理即天道愈支離矣知我罪我之我夫子自謂也豈可謂我衆人經云葬我蓋彼已之詞也

讀老蘇文

嗟乎知人誠易哉諺云啞爲事誠有之夫爲惡聲也本以先儆人若或德之然人未有不啞焉者也王安石在

宋時方其沈滯下僚天下人識與不識惟恐其不得為宰執蘇明允深辯其姦至今以為刻薄論也似矣使所謂刻薄者當時得聞於上上之人姑聽不盡用安石後來豈有熙豐靖康之禍哉不為家國天下惜大計而為一布衣惜小嫌謬哉忘一已之私奮然為世發幾先吾於明允有取焉蓋不謂其已中也

硯室志

虛靜子有古硯作木室貯之其製方其廣袤視硯其高

寸有半廉隅嶄然過客數十發而視之曰硯美也却而望之曰美則美矣室少引矣弗稱也夫虛靜子感焉命匠氏將改爲之匠氏操斤而進睢盱而歎曰是所謂甘若得中高卑合度者矣將其嶄然者累之也乃刓爾觚乃斵爾棱而寸之有半尚爾爾也向客遠而睨之已蹶然曰乃今式矣虛靜子曰圓之可以徒合也如是夫

學說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覊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

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循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賛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鏤腎浸淫百家模擬六籍鏗鏘瓊玉宫商金石高辭奥義連章累牘浮續積采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合陰陽堯文舜治禹畫湯章禮容聲樂鍾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

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腹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淹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裂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摸擬之眞依稀假借之似文離之徒也若是者匪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為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為之無其

序不可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為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

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子知歛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為身也為身以為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况古者誦詩讀書皆為養心設也徒玩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羣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

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約之患固子之説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虚靈者無以具之絲棼蝟興安所折衷哉物不為吾用吾反為物役矣况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畧於是也顧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又

於戲三五靈灝誕毓為人圓顱方趾效法乾坤反身而取萬有畢備奄然存化違物不遠斯隳學之過也粤自羲黃以前遐哉漠乎斯文既興列聖授受殆夫精一執中之訓蓋有論說矣雖學無費詞而教以言闡運使之然也自周而下由孔而上則淵旨徵義森若繁星洋洋乎總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也孟氏而后學就絶統嬴秦斷然棄之漢氏質而陋於聞道唐人華而不實風斯

下焉皇天相宋聖學勃興濂溪濬其源伊洛助其流推而上之直追孟氏盛矣哉游楊而往剔致末異譬之膏田荑稗與之俱化矣考亭夫子實踵其後左排右駁口喻手補復求諸義理之中而得之知行並進內外交養文質彬彬稱君子矣不一再傳竟墮卑萎殆終宋之世焉元處士劉因敘學博而寡要去之亦遠我明純德靈邑克享后皇糾和翁淑篤生哲人今耆宿在朝正學宣朗余小子忝際遭逢顧吐胷臆敢就正焉作學說

自訟

汝驕汝矜既墮既輕謂汝多能而病人之不稱謂汝多辯而屈人於無聲多能害道多辯近刑勿謂汝少三十而立策名持祿汝實何德薄蓄厚施寡種多穫汝甘於小成是謂狼疾朝聞夕死云胡不力

自警

孔曰默識孟云勿忘夜氣既斲山徑則荒苟外物是恃則內焉必亡雖桓文之盛魯史猶譏其末王堯舜之道

本於孝弟文王小心昭事上帝暗室大庭孰云有異知而不為是曰無志惟無志之人適足以僨事汝奚不曰我異於是

責志論

天下之事成於氣之充而敗於氣之餒夫三軍之帥至勇也可以奪之金石至寘頑也可以開之天地至幽且遠也可以格之是孰使之然哉氣為之也苟無是氣四體在我有弗喻焉至靈如人有弗感焉雖褐寬博有弗

勝焉況於天地況於金石況於三軍之帥者哉故曰成於氣之充而敗於氣之餒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繼之曰夫志氣之帥也由是觀之凡氣之充者志之立也凡氣之餒者志之靡也是故事莫大於氣氣莫大於志志莫大於責夫志以令氣氣以聽志吾見有弗動動斯臧矣有弗舉舉斯終矣推是以往何事之不可為何功之不可集何習之能移而氣之能勝哉故曰氣莫大於志顧人之情樂因循而成於惕勵棄於自畫而獲於

有所勸嘗試之捷而示之識必專也疾而覺之悟必速也昌被不飾則形喪神馳衣冠以閑其體珮玉以警其耳采色以觸其目則肅然穆然常若大賓之是接矣此蓋通中人而下之故態也故曰志莫大於責雖然氣以志充矣茍無義理以養吾志而以血氣輔之則為强梁為剛愎為暴虐且將無所不至矣故君子之責志志於道志於聖人而已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者天之志也故四時寒暑各司其職而百物生焉自强

不息者君子之志也故修於身刑於家措之國與天下者萬世法焉夫天之志無事乎責也君子之志不待乎責而自責者也是知程子之論非為君子也為困學者發也是為論

四川與何總兵論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為照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為中國大患亦未嘗不為中國患要在羈縻之而已往昔難以槩舉以我朝國初兵力之強御史大夫丁玉經畧之勤其終也亦惟給散銀

顆至今各番藏之以為寳是雖丁大夫威惠入人之深亦以賞之而已今為撫勦之説者已失其宜而所謂無不撫之勦者尤為不通之論蓋撫之不從而後勦之未聞既勦之而又撫之也且如土夷芒部已叛則勦之而改為流官鎮雄府如烏蒙烏撒雖有兵端但撫之而已蓋勦則必盡撫則必賞故曰撫夷賞番非漫語也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與土夷尚槩聲敎者不同將欲勦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為中國之計

者必以備禦為上策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欵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也賞其欵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也誅其犯順者也若思為拓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於萬一則啓釁構怨孰任其咎耶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儕之古名將之列比與白面書生妄為自用者不可同日而語見蒙撫按批示開詳番情請具誅賞撫勦事宜逐一開報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寨及據地圖詳觀山脉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於深溝地面方始

落下壁立斬絶約高三十餘里我難以仰攻而彼可以下據葢彼反在内而我在外地勢則然譬如城堡可以内守而不可以外有也今縱一時攻破竊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今若悉併財力建為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數十人至百餘人守之而已一旦驅其醜類乘便逐之殺虜殆盡知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耶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而

居我亦不必履此孤危則架梁裝塘之擾可免而華夷之界限自明且省後慮此亦書生臆料之言亦希麾下斟酌以為久遠之圖備細開示以憑轉達

與四川巡撫論處置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為照今歲威茂用兵建議運謀身親行陣則兵備副使朱紈之功為多副總兵何卿始議不合後乃强從參將周繼勲中立二者之間其用事贊成則指揮龔鋭也大抵此舉彌文勝而誠意微始事收功多涉誇詡若使四

川諸邊尤而效之則挾忿自用假公營私而天下之禍始有不可勝言者矣重煩奏報奉有明旨臺下與人為善欲使之因事有功甚盛心也深等豈容復開姤婦之口第念國事至重終難隱黙今據副使朱紈條陳四欵內多支詞甚至自相矛盾者往往而是反覆推詳乃其不能自安之本心耳亦在所取惟有布政司錢糧姦弊多端必須請官查盤下落方顯貪廉若少遲延必蹈往年五寨之弊侵尅難明至三十餘萬殊為不便

儼山集卷八十四

儼山集卷八十五

明 陸深 撰

策癸亥南監季考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非徒為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與為教之法得才之効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皆不可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

論學推三代所共宜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辟雍之異何以不合於孟子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與夫樂德樂語樂舞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以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

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與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乎不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為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為務今乃經術不講羣爭短差之甘若豈以是為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

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為師者各舉其職不為倚席之博士為士者各安其業不為城闕之子矜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為恥不負菁莪之化聿成棫樸之材何所施而可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禮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道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旛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汚朱泚

者有殺身而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爲何如不知其人亦嘗筭撥歷而爭短差乎諸生皆四海之英膺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顧一吐胷中之奇老夫當歛袵以拜下風

嘗讀賈生書未嘗不陋其辭之陋也美才如誼何患不知不患不知何患不用如是其陋過矣暨得觀先正議論謂生志大而量小痛哭流涕於初見君不祥則又快

其言之中也由今觀之乃大不然夫奉公履忠臣子䠷節引墨循繩士女美行此特中才之的耳非所與論於賢知之外也是故士有倒行逆施以適於道道喪法弊然後大臣敢與天子抗議以行其志故曰賢者作法愚不肖者拘焉誼之悲千古之痛也今夫太學者豈惟賢士之所關哉民生休戚之所關也世道升降之所關也何則今日之生徒異日之百僚庶府也天下之事待人以集集事之人有不自太學出者大都四之一耳一不

勝四雖盡歸之太學亦可也不儲其才於未用之時而欲較其功烈於既用之日斯是之謂不耕待穫胡可得哉古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也降至兩漢三老五更不失古意歷代之所裨隆封厚者獨一此爾恭惟執事蚤學聖賢望隆台輔有年矣竊恐門生故吏之言不信於天下故不敢頌稱功德由今天子任執事之意可謂重矣虛位三年溫詔接踵自我朝以來未有盛於執事者也而執事其亦果不負此任也哉愚

生雖在草莽亦思咏歌聖明以佐師道之得人況得躬逢其盛與係籍弟子者哉草莽咏歌尚期徹於執事以露諷諭近在門墻固當一躡忌諱而言之此而嘿嘿是重負執事也固欲一言又恐先動賈生之哭所以雎盱踯躅而不敢者於兹兩閲月矣雖然執事方有問焉宜終不得無一語也日者季試策曰愚生竊得而伏讀之一則曰諸君二則曰老夫何其言温而氣和憂深而思遠矣執事不負明天子者其不於此畧見一斑也哉伏

惟明問自昔以來建學之制為教之法得才之效皆生
輩所宜知於是舉疑義數端以詰於乎執事之心所謂
待人以不薄者矣愚聞隆古之日人之生也自能言能
食時有教以至成童弱冠之日有學故自八歲入小學
迄乎入大學之年中間訓詁名物固皆口誦心唯章析
句通由是而往盡天下事理次第而學之積以日時高
深上下靡有或遺及其隨用也舉而措之是故風尚淳
厚禮樂宣著此古之教亦古之道也執事慮今之學非

古之教以古之道繩今之人乃先緩辭括義以驗其體然後與論天下事以博其用自愚觀之學以識治為難而記誦辭章不過格致之一端爾諸如彼類皆愚幼讀其書與學於其師者姑俟終篇以獻未晚也苟於名物度數之間徒舉先儒之成説至於紀綱法度無通融之術者世之君子固有拾芥高科而才不堪一縣吏指揮孑孑而步趨彳亍比比儨事者愚未嘗不刻骨刓心以惻隱之也夫泥於古而不通於今者謂之腐儒熟於世

故而暗於道者謂之俗吏二者皆君子所弗學也伏惟明問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日月經術不講羣爭短差之甘苦嗚呼是固宜執事之所為驚恠而亟問也諸生入太學者皆由貢舉德性就矣學業成矣登庸將矣烏乎然哉嘗觀天下之勢人情而已情之所安不能拂之使違雖有堯舜之知湯武之勇若使逆人情而用之斷曰不能也亦文情以合法而已矣太古之世民之初生被髮裸形與禽獸無異聖人製為冠帶衣裳之冠帶衣

裳本人情之所甚安也若被之土石草木掩蓋之而已其有不跳踉而投擲者乎國初生徒固有數年不徙者今不過三四年之間而爭端百出豈古今人情不同逕庭哉曰不也夫人之情非有所樂於此孰肯甘辛苦而安之故馳馬試劍獵較原野之間羸憊甚矣厥明復事必將操戈據鞍奮躍而先之何則樂於得獸也使有獵較之勞無獵較之樂吾知不能一時安矣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國初雖曰日捲三班然因而飲食之諸生整衿

束帶攜書就館飯畢班散從容自公然後各坐號舍以遂所業且朝藝成而夕見用矣既無薪水之勞又有行志之樂如之何而不安耶今也不然雖有廪餼之給已非養賢之初意又況貧病衰老侵尋於其中辛勤客旅流浪歲月雖有志之士亦將起而爭之況于好逸惡勞中人之性哉此勢之所必至者亦何足怪蓋嘗驗之人之欲去此地者必其心有所不樂也其相爭者必其所不相安也夫樂則相安相安則相遜此理之必然者故

曰知而不好知之未至也好而不樂好之未至也事而至於樂聖人制禮樂之本也今之生徒有望太學而興畏者矣烏在其能樂哉伏惟明問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於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太學之敎其諸異乎古之敎者矣所存者獨文學一科耳其又異乎古之文學者矣愚生自入太學以來竊嘗用情焉其所見聞者不

過曰某長於舉業可以取捷進士也從而禮貌之某熟於時文可以雄長場屋也從而援與之教之者如是而已未聞某為道德而被一褒也某學聖賢而博一譽也豈羣然數百人之中曾無一二輩以當其選愚不敢厚自誣於一世也況科舉之業係於人者其學也有至焉有不至焉聖賢之事本諸天者是惟無學學之必至大抵科舉之學易而聖賢之學難又舉世皆好科舉而不好聖賢則人孰肯重違天下之所好以獨攻一已之所

難能自拔於流俗挺然風氣之表世寧幾人哉且夫文人無行自古為然蓋其究心枝葉而遺棄本根游藝之日長而依據之功少今縱不能直示學者以本根之地顧為之揚其波助其瀾明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而徒重其文辭彼將曰吾之醜吾之文足以蓋之也有愚不肖者從旁熟視之亦將曰某且如是猶齒于人吾亦為之無傷也轉輾效尤人將何憚而不為乎中人之性非有所勸之於前與有以懼之於後不能動中矩矱士習

之不美有由來矣伏惟明問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為師者各舉其職不為倚席之博士為士者各循其業不為城闕之子矜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為恥何所施而可愚聞聖王不治禮樂以為治君子不襲故常以立教何也道與時常不能以偕行故也執事憫學教之陵夷奮然左提而右挈之愚以為執事人也又得其時竊所望焉必欲遠追三代坐享人材之效此其事係愚生更有論撰在度不能卒然行

之也何則太學與銓選相通欲復太學必變銓選欲變銓選必變科舉此非有願治之聖君與得君之賢相大約更張之漸以三十年之久不達故曰不能卒然行之也兹欲行國初積分之法復宋儒湖學之規愚直謂其勢亦有不可遂者又何也積分之法即前所謂通銓選者已以今日之資格行國初之積分則士有老死成均者矣豈其本願哉若宋胡瑗痛詞賦之弊其在湖學矯之以經義治事夫湖郡學也當是時師有定教弟子有

定學故安定之門人出而天下之人才廢矣慶歷中嘗頒其法於太學然宋朝三舍之法猶有小成大成之遺意故士多有至數年者蓋經義治事之學非可責効旦夕之間日久功到庶幾有成然宋人亦但著為令而已未見其能舉之豈非鄉學與國學不同師雖有定教而弟子無定學故也今日之事則又不然入太學者有所謂水程事故之日其實歷也有數月者有上周歲者最多者不出三期月之外又有課試之累又有薪水之勞

其間實力於學者幾時哉夫苟用之亦揭虚名而已有益上下未之有也夫人居家與居傳舍異傳舍常思行居家則安業今之太學今之士之傳舍也故曰勢所不遂者此也獨二程禮賢吏師之議為可用於今日耳雖然立法貴於濟事不貴於紛更使法立而人駭駭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不用要在因其勢而宜之若禹之治水然豈獨禹之治水哉三代聖人用此道也且夫忠質相因忠弊則捄之以質文質相生質弊則捄之以文是

故其人不駭而亦不知其法之改也燕趙之人生不識舟楫一旦至於具區彭蠡之濵望帆檣而疑矣及觀其出没風濤縱横上下則足顫背汗而吳楚之人固有以舟航為家者耳目不同也甚哉耳目之障蔽不可以易而祛也若驟相期於言意之表其不為燕趙之舟楫者幾希今日之太學謂宜以今日之宜處之今日之宜畧有四事愚請言之一曰大學術以救科舉之弊愚聞古之人無不學也其學以二十五年之久然後仕焉既仕

也惟才是任無所謂資格也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傅說舉於版築太公興於渭濵始也養之如此終也任之如此今日科舉既得出身之餘惟論歲月官資而已竟不問其學何所本才何所堪言及於此雖欲自已其流涕痛哭不可得也上之人既以是待天下之才人才所學視有司一舉業之外少留意焉雖然舉業本意未始不善何則本之經書以觀其義理之學參之論判表策以觀其理治之方胡瑗所謂經義治事者固以兼舉而並

行矣聖祖謀畫極有深意前輩先達功業頗高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數千餘言習為依稀彷彿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有司之選矣學術至此其又可悲也夫今九州之廣四海之遠聰明才辯固自不少皆科舉之學誤之也天下人才不過二等天資明敏者上也學問後通者次也上焉者其於科第早得數年次焉者其於科第遲得數年大約如是而已矣早者血氣未定一

旦心與物交有引於功名有引於富貴間有有志學術而重為政事所縛者既有志又有地千百之十一耳是上焉者科舉誤之也遲者血氣既衰力不追志是次焉者科舉又誤之也舉天下之人才皆誤於科舉如此不幸者不可追矣又幸而得入太學者正宜與之講明學術致力於身心而不徒詞章留意於經濟而不但記誦知是行是雖歲月有淺深皆不失為君子人也異日有位可屬望焉若復程督舉業是以有限之功為此無用

之事朱子所謂伎倆愈精心術愈下不若不教之以全其朴忠之為愈也何則舉業者進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救之之地在今日之太學耳蓋鄉學所儲未成之才也太學所養將用之才也二曰開薦舉以寓激勸之微權國家取士於科貢仰視前古似為少狹然亦足以周天下之用取才期於足用而已矣又況太學之士皆名待用薦舉若無俟也此有說焉朝廷官人制為等差曰守曰令曰藩曰臬曰卿曰大夫

曰公曰孤異其章服辨其資階此皆非其人性分之所有也蓋假此以妙其用使少者賤者俛然知其尊且貴而服役之其中才者則又歆豔而企及之故曰爵祿束帛所以磨世厲鈍也以執事之碩德重望試於太學之中熟視嚴察其終不負執事者歲一二人特章論列之雖薦未必用用未必顯天下已曉然知太學有薦舉之路孰不樂居之刮磨拔濯以應執事之選哉其功為不少矣三曰隆禮貌以愛惜人才愚聞太學與百司非但

勢不同其意亦不同也何則百司謂之政太學則謂之教百司謂之治屬太學則謂之師生百司有五刑太學則有二物百司主法太學主恩今日彛倫之上生徒步趨拜揖一不敢越厥度高拱堂嚕指意而已豈百司敢京哉愚以為不如是則道不尊退而聽事畧宜霽威無益拜跪一切罷去以勵諸生之節執經獻疑從容竆日以承執事之教愚以為不如是則道不行若夫高堂深陛不敢仰視固已扞格不通矣良法美意安從致之

孟子論政所以必本之仁心仁聞也蓋養人才如養山林非但雨露滋之又勿使牛羊牧之雨露滋之牛羊牧之竊恐滋不勝牧矣其末也則在於變文體以救俗學之弊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非君子之所先亦君子之所不廢也文體關時理不可誣又君子所不得恝也是故為文不本於六經皆茍而已前代文體具有成論獨宋南渡以後纎弱破碎議者謂其國體然也元人承宋矯之以麤豪叫嘯益不足觀我朝又監

元人之失類以歐蘇為宗愚見世之好歐蘇也亦嘗取歐蘇之文閉門而讀之未見其足法也喟然嘆曰由六經而至歐蘇有之矣未有由歐蘇而造六經者也夫歐之文溫雅其學勝蘇之文通達其才勝無歐之學與蘇之才而為其文所謂效季良不得者也國朝百餘年文運亨嘉宜在今日伏惟留意焉蓋六經者道德之淵藪也由漢以來用文取士不可改已不敢不本之六經者譬諸適都之人中道而迷其路有人於此指之曰此南

也此北也此東西也若人北征猶可以達大道而之都如曰此有捷徑彼有便途吾見其不東蹈海則南走越耳是沒齒而不能望都也為文本經此正示之向方庶幾異日因文以見道耳夫是四者愚昧不敢自必謂何庶乎人才學術可得一變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於乎天下之事為之不憚其始之難而後獲其終之定必探其本之故而後致其末之理是故為執事類數而條說之以俟採擇焉若所謂學名者名不

同而義同雖謂之名同亦可也孟子蓋有見矣且夫成均者五帝之學成之為言就也均之為言平也天之生才於是就焉天下之才於是平焉上庠者有虞之學庠之為言養也所以養雋德也東序者夏后之學序之為言次也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也右學者殷商之學學所以學士之宫也周制曰東膠又天子曰辟雍蓋膠之為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辟明也雍和也化道天下之人而使之成士也義皆主於教士非若專於養老專

於教民專於習射其事分其義殊也大學之道載在周禮者則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與樂德樂語樂舞見於王制者則有四術四教若多於孔門之傳授然周禮王制所云皆修身之事或以道言或以教言實相表裏也所謂師之職愚聞古之教者不獨以禮而必以樂故大司樂樂正皆繫之學也教國子以三德者師氏也養國子以道者保氏也司成之名起於唐蓋總統學政者也司業之官設於隋其本於樂正司業者乎雖有不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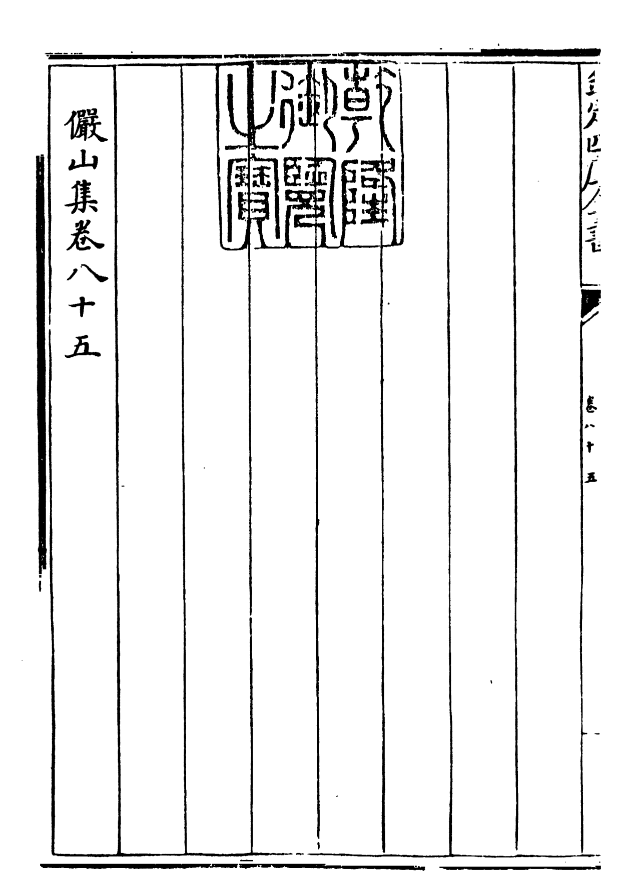
職於敎養而已矣所謂士之義者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則曰選士司徒論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則曰進士夫選者擇也擇而取之也俊民之秀也造成也成其才也進者進而官之也此其義與所謂歷代之學者則東郊虞庠辟雍類宮周之五學也明堂靈臺辟雍漢之三雍也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筭學暨國之監唐之七學也

太學武學小學律學宋之四學也數雖不同以愚考之其重在太學則一而已矣何則周之虞庠小學也頖宮諸侯學也辟雍與東郊同地曰東郊又曰辟雍别諸侯也漢之明堂靈臺各有所事惟辟雍為養賢之地唐之六學皆領於國子監宋之四學令司業為之其亦隷於國子者也與今之六堂皆統於彝倫大同而小異焉但漢之三雍本於圖讖之故唐之七學雜以一藝之名宋承唐餘猶存故轍我朝則以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

廣業為名直追三代而上下之今之士居之敢不顧名以思義此亦愚之志也伏惟明問前代太學諸生有舉旛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汙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而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為何如諸生肯自處若人下乎於乎彼數子者皆所謂遭時之不幸者也其忠義節槩誠激昂千古執事以為何道而致然乎夫天下之榮美人常不為者知不足也知而不為者知之未真也惟其真知是以力行數子蹈

之也竊嘗觀之西都學術去古未逺哀平之世猶有存者故宜有舉旛之士德宗之世陽城韓愈繼在太學故宜有倡義之人道學於宋為盛故宜有殺身去國而不受者彼皆顯然知名義之可重而戮辱之為甘其為之也豈有待哉求如古人亦教之古人而已矣夫茍教之既已知之則必行之幸而為賢宰輔為良百司不幸而見鮑宣遇朱泚目擊李綱之去國與史嵩之之起復則為王咸為何蕃為陳東為黄愷伯不難矣孟子曰浩然

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有所養也若夫不教不學之人簞食豆羹尚不相能安望其捐軀赴死以扶天下之大義乎此則不知之罪也是故士習不美是未教也教矣不率是未善也善矣不遷是棄物也迸諸遠方終身不齒其亦古之道乎天理之在人心不由外鑠實由外亡是在執事覺之而已矣愚生鄙野蚤乏父兄師友之功罔知避忌狂妄於大人君子之側無所逃罪然自度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也幸甚先教而後誅之



儼山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八十六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八十六

明 陸深 撰

題跋一

題海叟集後

海叟集舊有刻又别有選行在野集者暇日因與李獻吉員外共讀之又删次為今集云先生多權奇有才辨雅善談諧卒亦以此自免於難顧其詩乃雅重悲壯渾

雄沈鬱殊不類豈先生別出其餘以應世而中之所有固自不可測耶深先生鄉人也恨相去遠無從考論姑誦其詩以附孟氏之義云

題蜀本史通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鍾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若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西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來自西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

也明年乙未承乏於蜀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刓謬凡若
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闕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
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第以性資耿介尤稱厥
司顧其是非任情往往抿摭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
文體憎薄華排亦可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題史通後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
為上下篇上篇舊稱闕文今本存三十七篇比因訂正

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無煩綴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敘事為工敘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評彈然此篇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

題七賢過關圖

右畫雪景谿山樹石間為關門下自關門騎而乘者七人為黃牛一為騾凡五為馬之蒼者一從人八各有所

負持為琴書囊箱之類皆日用所需物若移居然位置筆意頗有佳趣衣冠似魏晉間豈世傳所謂七賢過關圖耶今為櫻仙王公進德所藏公方供事章聖宫闈為今上眷遇日向柄用其所嗜好者乃皆琴書圖史之屬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未嘗與俗人往來休沐之暇即闔户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與當代之張東海蕭海釣輩可以並駕也尤好接禮賢士大夫讓座設榻皆欣然

不厭煩予召自蜀藩入掌大官適主其家每接緒論宛然一儒者乃於席間覽此圖亟為稱賞非徒以其藝焉而已公即裴池成卷求予題數字踰年而未有以復也按七賢過關事無所考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絲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至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

書偶軒先生小傳後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蓋言有死道也何則置身險阻犯瘴霧風濤之毒死一也抗手夷庭有跋扈彊梁之虞死二也所死不同處死則一而已雖然唯仁者不以夷險貳其心然後能委順唯勇者不以禍福奪其志然後能明道故曰非體之難所趨之難也蘇子卿陷身匈奴者十有九年當其犯險阻叢脞厄瀕死者數矣世恒為子卿重重其能處死也若偶軒先生黃公之死於海

非所謂仁者耶公死後二十年深從公子今御史君如金遊公之從弟諱乾剛從公於難者亦有子曰希英同舉孝宗朝進士故深聞其事甚習乾剛雖無使責然因使而死謂之死於使亦可也非所謂勇者耶公既膺䘏典久而御史君兄弟俱以文學紹庭愈遠則愈傳而愈烈可無憾矣然使國之忠良家之弟弟陷彼兩賢惜也悲哉

題蘿山集

潛溪宋先生景濂開國文人第一百五十年來博學洽聞未見其比也深讀先生文最早詩則無從得焉妄意先生於此毋乃小有所讓抑亦昔人所謂難兼以長者近得蘿山吟藁五卷讀之鍛鍊之精工體裁之辨治氣韻之偉麗詞兼百家亦國朝詩人之所未有也欣慰累日若還至寶於是歎前輩之高雅世未易盡知而又以愧深之寡陋徒相值於遲暮焉而未暇學也是歲己卯長至日書

書戰國策後二首

余家窮鄉又故農也素無遺書迨余又力薄故其致書比於他難也十五六時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於戰國因訪諸友人得一斷簡蓋齊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讀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則至奇時恨未覩其全也壬戌之春會試南宮始購得之猶非善本下第南還避谷亭者幾兩月始伏讀之然殘闕者多未免遺恨嘗作三論兩補亡十五擬代雖詞采無取當復棄

去然於是書不可謂無意也正德改元余第進士之明年始於同館徐子容借得善本手自補校而余之所有戰國策者乃僅可讀於是竊歎夫學欲及時而淵源不可少云

竊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其縱横之習鄙而棄之故視他古書舛錯尤甚中間雖經劉氏曾氏之手今所傳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所為校釋蓋因劉曾之舊而加密焉者鮑氏嘗詆高誘為陋儒然鮑之高論自專動以聖

賢律游談之士是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擊鮑氏持論往往失之太過反有不若鮑之得其平者閒因校讎之餘正其句讀通其訓詁而二家之言復時折中之藏去以便私覽尚冀他日之復讀也策首舊載諸序猥雜今定以劉序曾序為冠其餘别為一卷以附其末云

題所書後赤壁賦

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大抵皆源流於宋仲溫陳文東至二沈先生特以毫翰際遇文皇入宫禁近屢遷為

翰林學士故吾鄉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民則不作行草而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間爭能其所存有如此又聞之前輩言民則蚤年書甚瘦勁渡江以後務為豐腴姸媚以合時尚文皇每不喜歐體以為織竹編葦有衰颯氣象予家所有二沈手筆不少而以民則赤壁賦小楷為第一惜乎止得前篇為寫後賦以具蘇文之全非敢方駕於古人聊以示兒曹耳

題誌窮錄後

嗚呼此安成之風化世所謂三窮之圖而一代名賢高士之所為歌詠敘述今中丞弓岡周公之世澤在焉深讀之既而後知天人之相為倚伏者昭昭也哉窮於此達於彼窮於今達於後窮於為善必達於獲福若是錄者可觀也已初安成之周族古而傳單至贈御史梯雲公凡幾世矣許孺人之相梯雲公也年十九而公卒卒之四十有六日而弓岡生是時舅姑年五十矣夫一門之內祖窮於獨婦窮於寡子窮於孤斯非天下之至窮

者乎斯天也既而朝廷旌門矣孺人受封矣弓冏有子矣斯非天下之特達者乎亦天也嘗聞友人呂仲木有五苦之論則許孺人造周之功為不細此則人也夫天之福善人之感天豈不昭昭也哉方其窮時使孺人一念可奪則周氏之一脉無餘矣雖天亦將何所施其報乎所謂忠臣烈士嚴師大賢節婦慈母鼻祖孝孫孺人一身實兼之弓冏方以道德風槩左右聖天子功業日躋恩榮時頒上及厥祖下廕後人則周氏之三世且將

為三達矣孺人之於周功德何如也敬書諸末簡以示有永

題方氏世像

自封建廢天下無世家五方之都會風氣通淺凋榮最易獨重山深谷往往能養其渾朴之族而引之予覲閩化方氏此冊三朝之禮度數公之儀範若身見其歷歷於一日間也思道尚思所以引其世哉

題李棟塘詩文卷後

嘉靖壬辰予歸自晉陽舟次阿城七級之閘待水南下時李侍御嶠命西巡得朝夕談敘因出棟塘詩文凡十巨册皆當代名筆展翫再三如入寶藏因以歎侍御養志之勤予許為作傳先成二詩繼贈侍御侍御仲子生威侍相與論文談道時時成一小詩皆隨筆寫之侍御父子各持去若與奇物等予取適不問所憎愛也舟過沛中流有災滿載而燼併與符印俱失相顧錯愕不暇為謀而向之十册留予舟四册者獲全相眎驚喜而予

之筆墨一空侍御父子尤惜之予亦促歸悵恍如夢既而南北不相聞者三月侍御控訴天子再給符印俾終巡事便道過予東海予為述懷并記一時遭際如此

題張九苞高房山畫卷

此予同年張進士九苞所藏畫筆簡淡深遠無纖穠習氣房山以畫名元盛時其人品亦高極為趙松雪諸公推許是當為真蹟但後所題至正丁卯殊為可疑按松雪集載題高彥敬畫詩一則曰堂堂侍郎公二則曰尚

書雅有氷霜操又曰與公攜杖聽潺湲則房山當為松雪前輩矣松雪卒在元英宗至治壬戌時年六十有九後十九年順帝始以至正紀元不應此時房山尚在也況至正又無丁卯歲耶按史順帝以癸酉即位改元元統又明年重紀至元后六年又改為至正是歲辛巳也訖於二十七年丁未而元亡後二十歲始得丁卯實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之二十年也不應復以丁卯繫之至正此其可疑者也豈此畫舊無題識後人愛而或以意

增書之耶

書名箴至德詩後

深既題名箴至德之什復序次所以以道君臣之分嚴而雍睦之化大可以風四海傳百王無疑也顧詩人之旨不白似於美盛德告成功之意有歉乃復申為之說曰先王之制禮凡以修德也先王之修德凡以永世也世之修短卜於德德之大小卜於敬敬之存忽卜於心心之出入卜於人人以檢心心以主敬敬以蓄德德以

延世夫然後中氣應而和聲協於是託之人文被之管
弦薦之宗廟此帝王之業而咏歌之至也周之先王葢
嘗卜世矣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周之德至文
王止矣故其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葢言文王之
子孫皆百世也百世之子孫皆修文王之德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媲美文王盤石之宗屏翰皇室
晉王殿下孫則六世也文之昭也於今天子分則君臣
親則兄弟也一以世天下一以世其國帝德王道於是

乎告成可謂以克永世者矣如此詩所歌玉芝白鶴有合於六義之旨趣此雅頌之道也將見前星有耀世府儲祥其世又豈特如周所卜而已則是册者固將與河圖大訓同為國之禎符豈但如周家所謂卜世而已以被弦歌薦清廟則是詩之義也深故不厭其複而以是終焉

書青烏先生葬經後

右世傳青烏先生葬經以為漢人而史失其名間嘗取

而讀之詞義淺於葬書決非兩都之製豈好奇者反有取於景純之成書剽獵撰次姑因葬書所引經曰者以傅會之將以誇世而眩俗中間雜以術士巫師之說而錯亂刓闕恐亦已非當時之舊矣豈術家之言秘嗇隱穢故應爾耶乃為節其浮偽正其次第叶以古韻始為可讀而地理之學頗亦緒見於此又恐非後世卦例星峯繆悠之談所可同年語世當有知言者而重愧余之憒於是也今按葬書所引經曰凡三十而此書所存者

無幾據其所存則反不若葬書之精奥此又後人竄竊之一證也豈景純所受之青囊顧自有其書與抑亦趙載者之竊讀煨燼所剩與皆未可知也余嘗覽近代之載籍質雅近古惟魏伯陽之參同與郭景純之葬書爾然參同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術地理則以繁難之術亂易簡之道將是書者固龍虎上經之類與雖然葬䘮之禮實繫人事之始終而仁孝之道於斯焉有助固非神仙荒唐之事可無待於世也故為之論著其所以以

俟君子

書越行小稿後

嘉靖癸巳浙江按察使芹泉姚公遷山東右布政使僉事碧湖洪公遷廣東左叅議予亦以副使遷江西右叅政同日報至例當辭巡按御史而後去時御史九畹謝公南巡于台遂以三月六日渡濤江聯舟而行七日辰時抵蒿壩舍舟就舁行蔿山之間至寧海禮成由奉化甬江曹娥而北予少後望日午刻復抵蒿壩得詩共十

八首皆途中之作夫登涉雖勞矚眺實遠故屢形之言既已入舟苟非偃息厥有應酬蓋有不暇者亦勢也聊復存之以紀一時之感寂如此

書學古編後

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閒為校正數字重次第之託吾友姚尚絅録之以便考觀

題七寶寺僧詩卷

嘉靖甲申六月晦秋之三日也予遊七寶寺入門考驗覽觀知寺舊為陸寶院吳越錢氏以塗金經至遂易今名若加一寶云然陸寶本以陸氏家山名非以寶數也其承傳久矣少憇方丈中颯颯有秋思僧靜菴焚香作供出此卷蓋張學政友山先生手筆初為法忍寺作復作此以遺碧山僧豈其所自珍愛者耶友山名璞鎮人也有文翰名此作亦自清逸可翫因附記歲月於此付靜菴嗣碧山藏之

題利路紀雨詩三首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予領益州自秦趨蜀以五月八日戊辰至廣元古利路也蓋行百有十里甫就館而雲雨交作入夜霑足明日南行一百三十里望栢林驛而雲氣坌涌命舁夫促步以至堂坐未畢而淅瀝四灑矣從官候吏與一時父老咸冒雨列庭中讙呼叩頭曰此方一旱四十餘日公來而雨隨之某等小人有命矣舉手加額至再至三予慰而起之既以為喜復以為愧也因

識以詩

是日東南有虹霓氣映以雨脚微成五色黑雲中神龍蝘蜿上下予行峻嶺西日未斂光射之爛然身在天日雲雨之際又一奇也晚宿驛亭蓋古葭萌縣云明日復行百有十里至槐樹驛驛據七盤坡之麓時北雲閣雨適蒼谿令何繼來迓遂率之登山巔道觀致禱而下明日行八十里午抵閬中今之保寧府治也是日亦有雨意而物望尤切自顧六十老人千里棧道既窮日力兼

抱隱憂與民俱病矣方當休偃市藥尋醫不過付之浩歎明日壬申晨興而天愈晴朗心愈惻惻乃命郡縣長吏合厥僚屬秉誠祈天予遂齋沐將以詰朝羣望是夜三鼓雷雨大作簷溜如注約三四寸餘不覺失喜推枕

次前韻一首

予復將有事於順慶爰自嘉陵曉渡因上錦屏登書閣北望盤龍玉臺諸山而罷循江南行入山山稍寬行人知瀦水畦稻桑桐栢竹藹藹有吳越風致古稱揚一益

二正為農桑論也八十里至南部縣問顏魯公離堆記無恙否云離堆瀕江去此尚五十餘里而崖刻已漫滅久矣因歎金石之不足恃而忠義之氣則萬古如新有模致碑字并題名乃宋人書而亦既剝落矣入城西門有橋題曰狀元蓋為宋陳堯叟堯咨及馬涓云按三狀元史稱俱閬中人今割地入南部得專之矣縣前有山若列陣名曰跨鰲又云前連蓬萊後枕閬苑夫蓬萊閬苑道書所稱海上眞仙靈異之境嘗有擬之中禁者不

知此何以云蓬萊當指蓬州大蓬而言閬苑即閬中本名隆中以避唐諱爾隆閬聲相近意蜀語為然豈好事者遂附會其說如此又志稱閬中山水甲蜀遂將比於蓬萊閬苑也是夜宿城東分司明旦月望而望雨益甚姑命禱之而出西南行數里觀鹽井多在山麓有深至三十丈者人以竹木作高架汲出煎熬亦有水淺者復以竈灰雜土淋鹵煮之頗亦艱難顧利於旱爾所謂造化無全功者殆此類耶又百里至大寧公館已屬西充

而保寧南界盡矣予所行總六百里而東西不與焉可謂大郡矣夫郡有田蠶鹽稻之利使有司勸課以時人皆力作為益不小豈非保蜀而寧之哉此昔人命名之深意也因併記之以備郡乘十六日丙子發大寧三十里至瀘溪館小憩有風從南來習習而雲片如簇須臾川谷冥蒙絶有雨意遂三疊韻冀終惠焉

儼山集卷八十六

儼山集卷八十七

明 陸深 撰

題跋二

跋劉都司家藏卷

右卷所錄今四川都指揮使司掌印都指揮同知劉公永昌之大父都督僉事劉公諱紀之手筆也紀際遇聖神細大必書其中禁廷秘事有可以備史乘之闕者永

昌擕至蜀司裴池完好間以示故史官陸深深諦玩累月仰見先朝之禮意款密與前輩之敦朴縝慎皆有後生之所不及聞者起敬起慕之不暇況為劉氏之子孫者哉惟我英祖復辟一事有大功於宗社子孫都督公其功臣之一也永昌食其報思為忠臣孝子與國同休以光門閥固宜視此為至寶永昌武舉鼎魁直言義氣為今上皇帝所親信天下之所共知者其勲業正未可量又將傳之子孫為大訓也深竊聞景帝不豫時中朝

大臣相約具封事上請迫於燈假未及投進明日上元四更而南城之事舉矣疏稿留在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夔家後姚以示郎中陸昶今觀此所記乃為正月十七日當以都督公為據從實也

跋羲獻六十帖

此帖予次平定白二守應衡鹽所貺曰此出楊州高氏高少卿頴之澇予兩試同年又同為庶吉士頴之得此石於京師時予嘗與王欽佩共閱之蓋金城黄廷臣先

生所為石用端溪紫稜而潤模勒皆工亦近時之佳刻而已損動若此廷臣名諫蘭州人嘗為翰林學士以事出為知州先生究心字學別有從古正文行世帖中釋文跋語蓋手筆也夫篆生隸隸生草草生楷故楷寫草草寫隸隸寫篆章草多存隸晉唐間人每於楷中兼草體雖不同而法各有辯也先生好以古偏旁附麗楷法不免過奇如此帖釋文於草書亦時誤讀間為校定數字然今世書學亦豈復有斯人哉為之感歎因跋其後

再跋羲獻六十帖

予復得此帖於應衡諺云琴聲難學而易忘予亦謂此寡好而易壞正不厭其多也歐陽文忠公跋雜法帖云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頴銷日之樂也文忠大賢愚不敢望萬分之一而病目廢讀既已有之潮田精舍與長林修竹在三江之口者恐不減頴上行將歸矣當有此樂又曰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

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則其言深遠矣因併記於此以自覽省

跋郭熙長江萬里圖

此卷長江萬里圖為張夏山大參所藏予於京口見米元章澄心堂紙一卷筆力奇恠有意外象家居時吳人持至一卷夏圭墨氣古勁可愛此卷則規模郭熙而平遠清潤有不盡之趣宋室倚長江為湯池故當時畫手

多喜為之卒不能守而鐵騎飛渡矣乃相與為之浩歎夏山家金華山中景物絕勝而宦囊半貯此物將行住坐臥不離耶復相與為之大笑

跋宋刻絲作樓閣

右刻絲樓閣製作甚工世所罕見也諸物種種咸可辯識庭下花一類頗似今八仙狀豈古瓊花耶予欲題曰揚州看瓊花圖以歸表弟顧世安藏之世安博物好古良是予言嘉靖庚寅予為晉陽之役三月三日渡江泊

瓜洲候風北望維揚城郭咫尺不知古觀新葩視此竟何如也舟中一再展圖聊記於諸作之後

跋趙子昂臨張長史京中帖

右趙文敏公臨張長史京中帖筆法操縱骨氣深穩為眞迹無疑且不用本家一筆故可寶也聞公嘗背臨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所以名世也觀此信然嘉靖九年禊飲日跋於舟中

跋張翰宸書

右小楷宋清傳一通行草玉連環歌一通南翔張翰宸先生書姚文光炤所藏裝池成卷以示予二文皆醫家言而文光亦好書習醫故尤愛之翰宸嘗署嘉定校官國初以能書名在宋仲溫陳文東之間今觀其行筆用鋒楚楚有法前輩自可想也夫書學必窮點畫波磔之妙方能成家其猶醫也必知望聞問切之道乃可濟世諺云學書止於廢紙學醫將至於廢人嗚呼可不慎哉文光其寶之

跋東海草書卷二首

東海先生以草聖葢一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盪人心目而此卷矮紙疎行尤擅清麗明窓淨几之下娛悅襟抱者不少况詩律散語俱有關繫處不但其子孫當寶之也後有吳文定公為陳冷菴跋識葢冷菴所得今為先生之孫敷善所收祖武手澤不但尋常所當寶之書畫也冷菴名琦字粹之罷祭官歸至口食不給予少時猶及識焉清癯鶴立望而可敬又聞文定公起

歲貢先生獨識之曰歲貢中亦有此人耶遂以狀元及第卒為名臣五六十年前先生風範如此最後東橋顧華玉衡山文徵仲文翰有法皆吳産也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深於是為之歛袵敷善其尚寳之敷善名其性後樂先生之長子涵養粹深慨然有求道之志又不但以辭翰世其家而已

此卷柬札皆後樂先生所得於交游者末有二柬一則與龍山大諫一則敷善所得可謂一家之文獻足徵者

矣卷中皆一代儒碩鉅公予之師門在焉餘多常同朝而敬事之者有不及識無幾亦復名流抑亦一代之文獻足徵者矣顧其所言不出寒暄問訊之常禮而敦樸和厚之風藹然可掬予生也晚三復於此為之感歎因題其後歸敷善藏之

跋十七帖

右修内司十七帖予偶得之友人敗篋中帖首塡損三行每行舊有藤黄旁注細字再為表工抹損然拓手甚

高真所謂薄雲過青天也余諸帖惟此最古最佳最先得故余尤最愛也

再跋十七帖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拙意也黃伯思亟稱此帖為書中龍蓋妙在行款耳此本行款當為模勒者展促亦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為卷此帖亦一丈二尺凡百

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熙修内司帖一卷行款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各用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

再跋十七帖

此十七帖張都憲西野先生自京師寄入成都行欵模勒皆有古意但中作蘭亭圈塗又是一刻末亦少數行

跋温泉石刻

乙未初夏予入關浴於溫泉起覽諸石刻命拓數種此華清宫詩與今所行三體唐詩前二句數字不同疑當從石按杜常字正甫本宋元豐閒人據此刻明甚伯弜精選不應開卷便謌甚矣編纂之難如此此帖字畫亦佳

跋東書堂帖

予聞東書堂帖舊乃石刻據此跋則木帖矣王槩後官理卿至刑書謚恭毅借搨時重修之已非初帖矣

再跋東書堂帖

此跋則成化辛丑重翻本予道汴間見貽者則又重翻矣每翻每下有宗室號西亭者好文學為予言定王初刻帖久亡之憲王别鑄銅作帖為定王埋蝕世復鮮傳聊記於此

再跋東書堂帖

昔人云蘭亭無下本本本勝也此東書堂所刻二王帖往往有姿韻因剪裝

跋師山集

川貴𠫵將孫君仁自徽來赴任由香溪覆舟僅得免其鄉人鄭君廉宜簡以此集侑椷至孫君尚手濕封投予予命童熨帖之裝為四册師山集國初有大字本新安再縮小刻之此刻頗精宜簡所為也宜簡為師山後人往年嘗持其遺令手槀至翰林予為作跋此集别為編目録置之卷首蓋法當爾

跋李蒲汀尚書所藏鴈山圖

東橋先生自桂林瀟湘來守台游此山以為奇深自武夷三峽還朝見此圖亦復以為奇也蒲翁端坐廟堂以極臥遊之趣八荒一闔殆此類耶

跋李昇出峽圖

是卷雪景山頭皆襯金着色法度森整而筆墨清潤極為精工心知為唐人之作而卒未能定其名氏舊有籤題小李將軍紙最古而字畫草率因未之信予購得之京師間示知畫者以為當出王摩詰予家所有王維雪

溪圖并小幅鳳舟圖與此皆不類又曾見輞川圖與高士弈棋小幅惟弈圖用筆與此同因題為王摩詰而梳去舊籤見者同聲以為摩詰無疑間居以來校勘頗勤遂定為李昇出峽圖云昇唐末成都人也初得法於李思訓思訓時號大李將軍其子昭道號小李將軍皆唐宗室至昇畫與昭道並譽故亦名小李將軍載在宣和畫譜者論序如此乃知前人題識雖小亦未易輕也又按畫譜記御府所藏昇畫五十有二出峽圖在焉流傳

數百載而完好如新意必經好事之手或有神物呵護以至於予大抵法書名畫所貴收藏茍存憲古藝游之意其於檢心畜德未為無助彼徒以為文具玩物則喪志之戒攸在吾子孫其念之宣和書畫譜皆出蔡京之手其識鑑自繫人品已難盡據至稱昇筆意幽閒清麗過於思訓往往誤為王右丞者殆有自來云觀於是卷可以神會矣

跋唐人雙鉤大令帖

書學至於臨摹鉤搨能事畢而藝斯下矣雖然其法亦漸不如古若雙鉤惟唐人最工嘗見歐虞褚薛皆為之此卷獻之諸帖是白麻紙紙盡處有御府法書印蓋宋思陵時物也其為唐人手筆無疑舊藏王寧駙馬家識以承恩堂駙馬都尉永春侯圖書二印按寧建文間駙馬以罪幽於家永樂改元始封永春侯帖後跋云嘗購得唐人雙鉤羲獻帖各一卷羲帖亡而此卷存付其長子藏去又囑以深寶愛之當時勲戚好尚如此予在長

安燮其舊也汝得之庚子九日題

跋商父乙鼎

右鼎得之京城考其尺度量容與商父乙鼎皆合銘文三十字都完第宣和所圖則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豈識同而款異耶古人有製數器而秪用一銘者然余尤愛此器之渾素厚重也因託林君翔之寫之而郁宗周作圖如右

跋蕩南詩

蕩南朱先生君佐舉弘治丙辰進士令歙最有聲稱予
聞之鄉同年王仲錫知其政事如此亟相慕焉自後宦
歷參差無緣納交惟時往來於懷而已嘉靖丁酉予自
蜀藩召為光祿卿四署多才士不下三十輩而獨以朱
君守宣為奇已乃知為蕩南之子也守宣一日出此册
予讀之文學又如此時先生年已踰七望八任眞率物
蕭然物外若神仙然因歎前輩之不易及而重愧予相
知之晚也因書其後命守宣寶之

跋韓熙載夜燕圖

圖畫本以資游息至於事端波流之際則有鑒戒存焉故善惡之跡皆君子之所不廢也此卷所圖韓熙載夜燕其事至不足道其描寫景物意態備盡委曲一展閲間令人可喜可愕煩心滯思寧不一灑然耶介谿先生舊藏此圖今位秩宗佐聖天子議禮制度身任繁劇當其繼日待旦之餘所以宣湮塞而通高明其亦有取於此也夫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古銅印章跋

今宮保太宰松皐先生許公之為司寇時也得古銅印一紐於閻伯仁氏閻得之邠人之闢地者其文曰廷美之章與公字正同古今人名字相同理或有之顧隱見之時若有異數存焉士大夫之博雅者並以為公瑞少師大學士桂洲夏公題之曰神錫金符紀瑞也鵲化龜顧古固有之玆豈影響之麤已乎公摹其文圖其形裝池為卷間併印以示深按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

製金玉銀銅凡四品惟天子曰璽丞相列侯御史大夫二千石已上皆曰章千石已下則曰印晉志亦載相國太尉御史大夫皆金章金銅古葢同稱云是印銅製板紐有稜紐下有池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而命之曰章豈其人嘗通顯為公侯與惟朱文入印實始於唐而漢罷物銘多作陽識是印塡繆側讓具存古意殆非近世之所能為也然自晉唐以來無廷美顯聞者而竟歸於公將神物預擬以有待耶是未可知也惟公父

子兄弟皆位公孤而宰衡之典若合符節重以碩德宏材被今天子特達之知雍容廟堂陶冶一世之人材朝廷之美家庭之美身兼有之是印也豈聲稱之同已乎謂之神錫固宜聊記於此以符封拜之兆云

跋邊伯京草書千文

書法弊於宋季元興作者有工而以趙吳興鮮於漁陽為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是卷千文為邊隴西伯京書自敘出於漁陽結構甚密波瀾煥發殆未易優劣

也按史元順帝以至順四年六月即位改元元統凡二年乙亥則重紀至元凡六年辛巳則改元至正不知何以復系至元於辛巳耶豈作是書時乃正元之日而遠方尚未知改元耶石抹元之宦族仕浙者尤盛景良未詳其履歷此必伯京寓浙時為書耶自後數年而元亦季矣我朝三宋者出追踪魏晉闢一代書學之源而今賢才輩出駸駸古人矣鄭思齋啓範得此卷持以示余為論文翰與治化相通者若此思齋治理文章直欲等

秦漢上之顧於此卷欣賞焉異日當軸取人之善亦若焉可矣

跋所書黃甥良式綾卷

黃甥標字良式予赴召侍予北行及赴調又欲侍予南行至杭予辭之以此綾索書舊作舟過嚴瀨行青山中如畫不覺盡此嘉靖己丑七月廿四日儼山轉拙翁

儼山集卷八十七